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二十二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史論三篇

宋武帝

穎濱先生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霸者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遂欲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翻然聽之而相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中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相文公迺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耳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也雖欲復為相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相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土不

三蘇論

六百四十一

在相文而志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魏鮮鮮氏婚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隣中脣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霸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如何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義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以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彫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守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若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遙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功業止於是也

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惠公既入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維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亦不與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

三蘇論十一

二

六百七十五

江上

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憚亮之亮內秉朝政晦出鎮上汜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窻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徑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文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窻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窻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至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之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

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知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而徐傳謝三人不受里克之誅矣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叔向子產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生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其於門弟子唯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

以為縉至於龍吾不知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刑政而欲行道於是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已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則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二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自有天地而有是道古之君

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
下正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
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蹙道之為物
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
不可勝言者誠以刑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
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
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論六篇

唐高祖

穎濱先生

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與人心之所歸嚮其在太宗也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長子憲為皇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苗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嫡長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立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何不考之前世乎太

三蘇論

五百九十一

小序

王捨太伯仲雍而立王季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焉古今一人而已

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於郊王曰三代命祀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周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崇孔子

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也衆矣其能免乎正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乃克之其賢於隋氏者辛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其意亦欲誇當世高後世尔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後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後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唯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

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死以股肉啖之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祀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所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唯不知道雖天下既治且安而幾至於絕滅孔子所以觀國者如此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勣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強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雋志得意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其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

三蘇論七十一

三

六百六十一

七

身陷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奄神器而有之十有餘年矣今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宗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唯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而不問復授張柬之竇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子母之間不如是則豈不至於毀傷耶老氏有言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玄宗

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
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正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武德之弊政償於朝
而畿甸之內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然二君皆善其始不善
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相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
五霸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霸業隨毀蓋
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危厄困之中知賢人
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以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寇難既平國家無
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說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
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元齡杜如晦魏證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
良帝不忘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侍賜
予之失正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冶
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
者爾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相靈耶斥去

不用於是士民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正觀之
盛及元宗初用姚宋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
杜黃裳李吉甫裴垪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房杜
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正觀然元宗方用宋
景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
相曰公等暴融過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
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
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
朝而陳昇皇甫鏐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
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昇鏐揣知其意數進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見
逐而昇鏐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元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徧
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
宦官之盛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爾而

福至於不可勝蓋元宗之淫泆所獲無幾爾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焉

姚崇

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景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之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明皇豪俊之君也而姚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而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以為不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事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懼遂還政時帝嘗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貞蘇頲皆言三年之喪未終不可巡幸屋壞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儉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稍復相開元中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建西還之議其意同爾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虧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景皆歿玄宗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而聽李林甫方廢楊國忠而縱安祿山用輔球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勵精政事姚崇宋景弼縫其闕而補其過庶幾正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無妄之為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外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善之朝臣莫敢

四十一

蘇州

六百二十一

六

五

言其非者唯陽翟尉皇甫景戶部侍郎楊瑒以為必籍外取稅百姓凶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百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田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貴得於人行之不疑群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或小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唯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嘗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自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史論 并引

歷代史論引

穎濱先生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官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復有所未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於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姑存於紙凡四十五篇分為七卷

陸贄

三蘇論

一

六百一十

江九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論議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有曰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爾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譙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敗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陌筭間架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誣誤內蓄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

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以人知懷免則誰復願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四帥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於倉卒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敗閉門逐之帝將命以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遺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則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專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擾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欲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必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固不同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北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息怛謀以維州降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

縣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焉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賫普牧馬蔚茹川東龍表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安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欲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趨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一人是以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

遷於德老而獲歸二子蔚藪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倭倖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伐人蹈齊湣之亂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嘗覽其行事而悲之宋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相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不得附於管仲無其

功爾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晏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義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其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內或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而民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既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壘曰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王為漢嗣而使道迎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夫篡奪之際雖貴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出之曾不少惜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白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是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習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為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什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

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為吏下不能為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飢饉不群起為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民之分益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黠淫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伐之勞更相為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五符赤籍食其粟受其帛使身受容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共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武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有三四天下陰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言嗚呼其亦夫之思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接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無厭之心稍增金帛以啖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國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牢則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子女玉帛之富重歛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擅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

華口甘鞠孽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
奉約習為禮義吾無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
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邑唐內苦藩鎮皆
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
土遺黎解衽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
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論

摠論一

嘉祐六年秋七月始有 詔修太常禮書十月又有 詔古謚法有不
 可用者以屬修書之吏臣其實典其事臣謹按始論謚者起於今文
 周書謚法之篇今文既以鄙野不傳其謚法之上篇獨存又以簡略而
 不備而諸儒所傳又有周公謚法春秋謚法廣謚沈約賀琛彙蒙六
 家之書此其最著而可觀者也周公春秋其為名尤古而尊嚴然其
 條貫尤為雜亂而不精廣謚又踈略而不盡獨沈約賀琛紀綱粗備然
 賀琛特好加以己意其意務為多而無窮已彙蒙最後出於今世酌
 取諸家雖簡而亦不能精也蓋六書之中其稍近古而可據者莫如沈
 約然亦非古之謚法約言之詳矣其最舊者見於世本大戴禮而沈約
 之時則已不見於其書沈約徒得劉熙乘輿沈約云吳興人乘輿作乘
隋志又作乘輿未知孰是之所增廣與廣謚以為據依不聞有所謂周公

六百五十一

春秋者也蓋自約之前謚法已盡見於約之書矣其後賀琛又因沈約
 而加之以其意此謚法之最近者也而今周公春秋之法往往反取琛
 之新法而載之其書以是知今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之謚法
 也至於王彥威蘇冕之書蓋因前人之法而附以世人之謚非有他也昔
 者孔子之時詩至千有餘篇而書自伏羲以來皆有之言易者有八索
 言九州者有九丘仲尼從而刪其不合者而合之於六經然後世可得
 而觀也今謚自周以來世世益而不絕而無聖人為之斷焉宜其是非
 久而不齊也夫謚起於五帝之間而著於周非周公一朝而為之也自
 少昊顓頊堯舜皆天下為之名而號之矣堯者堯然而高大也舜者有
 以充之也苟有卓然見於人則人以其所見而名之而其無以見於人
 者乃以其自名通而已故夏商之祖宗為禹為湯為太為中為高而
 其子孫為乙丙癸甲而不易也至周卒哭而諱既諱而後之數前者昭

穆次第不足以為別則於是為謚以為別因其生之所為而命之而美惡見焉由此言之謚者出於人之所以號呼其人周公之時其將以屬其後之君臣而使自為之與其亦為之法而使之世守之與其皆不可得而知也蓋自周公以來至於蕭梁千數百年之間謚法微散及沈約之書成而後謚有成法於世當約書之未出雖兩漢之間文物之備以意觀之亦未得為有成法也何者賈山有言古者聖王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獨斷之所載謚法亦不過四十有六或者以為世本大戴之書詳之歟夫世本大戴之書至蔡邕宜尚完世本大戴之書尚完則邕宜無所不見邕無不見則其書宜無所不載以是知世本大戴之法亦無由而獨詳也故自漢以前周有赧王秦晉衛杞皆有出公曹蔡皆有宮公燕有鄭侯宋有辟公鄭有繻公齊有乙公癸公陳有申公相公漢有孝宗皇成安有郟侯刻侯廣陵有虎侯臨樂有敷侯阜虞有頌侯邯會有行侯牧丘有恬侯河陵有勝侯高宛有制侯樂成有武

侯而老子為聃凡此皆未始著於謚法也而於義又或有所不遂而謚人則當此之時世之人猶有以其意自謚者也人以其意自謚則謚未始有成法矣意者自漢以來儒者乃始取而集之因天下之所嘗謚而盡說以已意於是劉乘沈賀之書而謚法乃備故魏晉以來其謚乃皆出於法然則法始著於此則今世之所傳者非聖人之所為明矣然事有不幸而不經聖人之折衷後世必有所去取則天下皆將疑而不信昔仲尼刪詩舉其不可者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仲尼以為是詩思賢而不能容者之詩也棠棣之華美矣而其反也而莫之愛賢者足懷矣而以高舉遠引不可暱比而莫之用則是亦不好賢而已矣故曰未知思也夫何遠之有而說者以為為此詩者言權道反而後合且遠而難見也夫孔子以為此可去之詩而說者乃以為善詩而逸者亦為是區區之說如使詩非孔子之所去取則說者豈不以是詩為妄去矣乎此今世之士所以難自明而說者之所以

難服也然而為說於此使天下攻之而無窮講之而愈明則亦可以目
信而無疑天下苟無仲尼則士可以此為斷蓋臣受 詔之三年二月
而謚法乃定凡一百六十有八

辨論二

古者聖人擇天下之言可以為名者而謚之天下之言不可以勝盡而
莫不說說必有善惡以天下之善惡不可勝盡而欲以不可勝盡之言
應之則是天下之言盡為謚而後可也古之聖人舉天下之善而名之
曰五常而天下之為善者不入於仁則入於義不入於義則入於禮不
入於禮則入於智不入於智則入於信舉天下之為善者而無能逾焉
舉天下之不善因五常之名而反之以為之名而天下之為不善者不
入於不仁則入於不義不入於不義則入於不禮不入於不禮則入於
不智不入於不智則入於不信舉天下之為不善者而亦無能逾焉
然則天下之為善惡者安在多為之名而待之也昔之為謚者周漢之

論語卷之四

三

問法不立而所以謚人者無窮周漢以來法既立而法之所以與人者
益廣夫惟廣則多雜於是取而約之取其適於道者去其不合於道者
蓋去者半而無所不足然後知其法之為多也去其歷代之所以為尊
卑之號者九曰皇曰帝曰王曰公曰侯曰君曰師曰長曰胥其說曰此
世之所必不以謚者也去其義之不安者八曰黃曰殤曰嚴曰訾曰賈
曰遁曰逸曰利其說曰黃曰中之色也古者神農得火而號曰炎軒
轅得土而號曰黃黃者非有取於其義也亦若炎也而已矣故去其黃
殤者未成人而死者稱也禮臣不殤君而古者五十而後爵既以為君
又以為殤以為有寡弱其君之心焉既以為臣又以為殤以為未任而
用之此春秋所以譏仍叔之子也仲尼之不殤童汪錡也以為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人而至於謚者亦可以勿殤矣故去其殤嚴者莊之異
名也是以古謚無嚴而有莊東漢顯宗諱莊故漢之學者謂莊曰嚴
謂魯莊公曰魯嚴公而莊周莊忌莊助莊君平皆田嚴而後之作謚者

因以嚴焉而亦不去其莊有莊則可以無嚴矣故去其嚴訾者妄毀
之稱也而其所以為訾者曰牧今述古曰訾孟子之稱鄉原曰古之人
何為蹢躅涼涼居斯世也善斯可矣夫以徇今世為是而以古人為非
者是君子所以疾夫鄉原也而以牧今述古之人為訾此必古之淺人
為是謚也夫故去其訾貴者飾也而其所以為貴者聘於丘園曰貴
適逸者山林士之所樂也生無爵死無謚商士也有爵而無謚者周士
也大夫而後有謚山林之士固謚之所不及也故去其貴去其適去其
逸利者君子之所遠也而易曰元亨利貞利者義之和也是則利有善
惡矣以小人受之則不任以君子受之則不欲以為無所施之故去其
利去其子孫之所不忍稱者九十四有四曰繆曰醜曰暴曰損曰惑曰亂
曰頑曰曩曰坑曰昏曰亂曰虐曰悞曰痛曰賊曰悖曰諂曰孽曰劣曰
危曰疵曰很曰妾曰偽曰佞曰忍曰驕曰酗曰讒曰逆曰誣曰虐曰貪
曰蠱曰酒曰訐曰圯曰毒曰優曰恇曰穢曰懦曰腆曰僥曰耻曰惡曰
殘曰撓曰詐曰誦曰溺曰瞽曰闇曰狃曰鄙曰脅曰攘曰賴不悔前過
曰哿巧言如流曰拙曰遄曰訕曰侈曰嗜曰詭曰紊曰姦曰盜曰怨曰匹
曰折曰冒曰覆曰殃曰敗曰靡曰僂曰獲曰戮曰號曰餐曰剝曰慢曰
脫曰皆曰孽曰培曰索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曰並取並后曰凋曰邪曰羞曰滅其
說曰謚者行於法之所不及者也當世大亂盜賊並行公義毀廢則
謚不得正行於天下雖盜賊也而曰堯舜君子之不較當此之時忠謚
雖設而不可加及至天下已治盜賊不義之人大者尸之原野小者加
於錐誅戮之餘則謚所不及不幸而不誅以至於公卿死而有謚則君
子於是原其生之所為而命之謚記其不善而亦有所不忍焉其音心
蓋將以使其子孫群臣天下後世皆得而通名之云耳是以雖其能極
天下之惡而不目之曰盜賊必有以迂曲而隱名之今夫夏桀商紂周
之幽厲天下之所謂大惡也天下之人其欲加之以惡名與夫桀紂幽
厲之足謚以天下之大惡者可謂至矣然而以桀易賊以紂易虐以幽

易亂以厲易暴則亦恐矣其子孫群臣天下後世之有所不忍也是以
寧有所假貸焉以不暴其實使其實寧過此而無減至於後世不達而
深加之此其所以不可取也去其名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十有二曰退
曰訥曰諄曰渴曰修曰治曰表曰終曰進修業及曰訓曰義曰則其說
曰此後之為謚者不勝於人之異行之所作為者也其意曰世有退人
焉有訥人焉有老老諄諄之人焉有為人所渴望之人焉有能自修之
人焉有能治人之人焉有可以為表則人焉有終始如一之人焉進終
義也則表也以為是則不可闕也蓋古之君子則不然其謚人也曰是退
故不復舉

三蘇論七十四

七首王二第八六

五

是必為仁也為義也其為仁也吾從其仁而謚之其為義也吾從其義
而謚之不從其仁不從其義而從其渴與修治表終是棄其實而取
其華不求其容兒而求其聲音天下將有所不達是皆不能舉其要之
罪也去其鄙陋而不足以訓者十有一曰耐曰悛曰啗曰嬖曰娖曰媛
曰速曰倩曰姝曰綦曰命有文在手曰命去其汎濫而不可以指明善惡之狀
者七曰舉曰懋曰復曰宜曰遂曰措曰邁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
十有七曰慮有思也曰決有果也曰虔曰恪曰儼有莊也曰敦曰篤有
厚也曰察有明也曰哲有智也曰誠曰洵曰允有信也曰休作德心曰
悅曰樂有凱也曰綽曰裕曰于曰容有寬也曰令曰美有良也曰多曰
捷曰戡有武也曰守曰固曰確曰恒曰一有介也曰績曰嗣有紹也曰
通物至能有敏也曰且有穆也曰著有昭也曰經有憲也曰弼有匡也
曰寧有安也曰濟樹德成曰華以德榮曰偃德化如有德也曰彬有文
也執禮治有禮也曰熙曰洽有和也曰協曰從有順也曰端有直也

曰戒有儆也曰與有深也曰檢有攝也曰忽有輕也曰鮮有薄也曰
律曰縱曰擅有專也曰費多詞無曰費曰浮有夸也其說曰此皆後世之所
以其意私加之者也求其所以謚某之說者無以異於今法之所取而
徒為多焉蓋謚法之務為多者自賀琛始故自賀琛以前去其古今之
所以為尊卑之號去其義之不安去其子孫之所不忍稱去其名之不
能舉其人之要去其鄙陋而不足以訓去其汎濫而無以指明善惡
之狀而不去其重複以為是雖有重複而其義不能無毫釐之異也然
以其有毫釐之異輒以從而加之無窮則其勢將有不勝載故斷自
賀琛以來始又去其重複以為此賀琛之所私加者所以杜夫無窮也
然至於賀琛之所得而沈約之所失則亦從而易之故以敏易通以寬
易容以為此賀得其狹也凡諸家之謚無慮三百六十有七去其一
百九十有八而又存其舊法之可疑而不敢去者一曰四行勞重曰楊
不知是古之妄人為之歟其亦不佞而傳者失之也其說則不可知矣
使能強通而知之亦不合於其所以謚某之義其所以謚某之義人
無以遠今之法故特存於此蓋不敢去亦不敢用也如此而謚法渙然
可觀矣

辯論三

謚之去取既定然後正其所以謚某之說昔之為是說者或不得其要
而妄增之以務為多而無窮是以紛紛雜亂不可勝舉使天下之小人
有以扳援而竊其善謚而世之君子或亦為人之所文意於惡謚而不
能自脫凡以其說多而不一且隱忍不明也故從而正之有舉而更為
之者有增其不足者有損其重複而無益者有去其雜引傳記而非其
意者有易其義之不當其名者有辯其善惡雜揉而不明者是六者其
類不可備舉也蓋舉其二曰舊法曰一民無為曰神應變無方曰神
以為不足故易之曰聖不可知曰神舊法曰敬祀享禮曰聖通達先知
曰聖以為不盡故易之曰行道化民曰聖此所謂舉而更為之也舊法

之所以爲文者備矣而不及施而中理所以爲孝者備矣而不及幹蠱
用譽此所以增其不足者也舊法曰道德博聞曰文又曰博聞多見曰
文克定禍亂曰武又曰爲民除害曰武其意一也而再見於其書此所
謂去其重複而無益者也舊法曰乃聖乃神曰武闢于四門曰穆此古
人之意不在于武穆此所謂去其雜引傳記而非其意者矣舊法曰擇
善而從曰比尊履恭德曰儉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
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此非君子之公行而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故易之
曰事君有黨曰比菲薄廢禮曰儉此所謂易其人之不當其名者也舊
法曰布綱治紀曰平又曰治而無咎曰平執義揚善曰懷又曰慈仁短
折曰懷其爲謚一也其爲善惡異懼夫得其善者有所不服而得其惡
者有所僥倖也乃取夫衆人之所同許者而存之曰爲治而無咎爲平
推慈仁而短折爲懷天下之人安有肯以平正之行而爲平懷來之德
而爲懷者此所謂去其善惡雜揉而不明者也如此而所以謚某者只
得其正故凡謚之說不過於一而至於二至於三以至於六七
者則皆有故也非其有大有次有小則其有正有反若有異義也謚法
曰經緯天地曰文又曰忠信接禮曰文又曰敏而好學曰文此其有大
有次有小者也能養能恭曰孝又曰秉德不回曰孝此其有正有反者
也體仁長民曰元又曰始建國都曰元此其有異義者也非此三者則
不過於一此所以使天下不可詭游附依而求之者也如此而謚法成矣

辯論四

賀琛云法有君謚臣謚婦人謚離而爲三今取而合之曰有是德者爲
是謚也無是德者無是謚也仲尼匹夫也而可以與堯舜禹湯文武之
謚桀紂幽厲君也而其謚乃匹夫之所不欲周有亂臣十人而婦在焉
然則爲之謚者惟其德而已矣婦人之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也匹
夫之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也官者之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也蠻夷
之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也故自周公已來籍而記之爲三十五卷善

者可以勸惡者可以懼善惡之失其當者可以長歎息也曰此為法之所不及也蓋以付之後人天下惟有爵而及謚者而後可以謚天子慎其爵有司慎其謚則天下無幸臣矣漢魏之間惟有封爵者及得謚雖為左僕射劉毅卒而不謚羽林左監北海王宮為之請曰臣切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計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高行而不知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知野戰之將臣願與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武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議者多同然終不行至元帝大興三年乃詔曰謚所以考行著迹而須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內外其議之爵而謚蓋始於此然未有不仕而謚者不仕而謚者不仕而謚起於處士之侈心也今法至三品而後謚蓋得之矣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